

春雨伴读《人间信》

□ 谢建萍



几年前，在章荣朝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上见到麦家老师。他说，读书就是回家。听到把读书与回家联结在一起，感觉特别平和与舒心。

曾读过他的《人生海海》，新近又下单了他的作品《人间信》，有缘得知麦家老师将在富春山馆举行“人间有信，山高水长——麦家读书分享活动”消息，于是预订了一张入场券。

当晚，雨很大，打的前往富春山馆。的士车停在档案馆前的路口，我只好打着伞冒着大雨，沿着围墙转到富春山馆前门，一波又一波的人正从雨幕里不断地涌进来……

“每有新作，首场发布会都会献给故乡，都与故乡分享。”这是麦家老师的开场白。彼时，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，那掌声是欢迎，是激动，更是对麦家老师由衷的致敬！

重返故乡的麦家老师，看起来特别亲切、平和与儒雅。有人说，故乡和文学是美好与疼痛并存。而在他多年的他随着年龄增长，不断地被故乡召唤与牵引。虽说童年不幸，但却是作为作家的他的幸运。生活本身充满了真相、假象，形形色色，生活也没有公式，更不是碧绿草坪般的一目了然。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，有人用文字治愈童年、治愈读者。“寻找过去，发现内心的纠结或痛点，去治愈它，给予自己饱满的生命，然后在困难痛苦中努力站起来，不要被命运打倒”，这是他写小说最大的动力。故乡，是经历，也是精神，更是照耀。

小说为何以《人间信》为题？这是我，也是在场许多读者最想了解。麦家老师心里有一些答案，比如写给人间的一

封信，或者想给读者一些信念、信号、信心，但他还是希望读者自己去理解，因为《人间信》没有标准答案。阅读是一定意义上的还原生活，这也正是文学意义所在。这部书的主角是三代女性，奶奶、母亲和妹妹，她们有共通的精神，在男人缺位的情况下，重组破碎的人生，重组破碎的人间。这部书也是他对母亲、对中国女性的致敬。

“脚步无法抵达的地方，文学可以。”阅读可以通古今、跨地域，认识不一样的人，阅读可以培养文学的鉴赏力、审美力，更能萌发出创造力。阅读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爱好，而它通向的不一定是写作，也可以是人的内心。

的确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，忘记了自己需要什么，忘记了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读书，让我们在书中寻找共鸣，唤醒并成为真正的自己。

读书分享结束时，在活动现场的同学顺手送我一本《人间信》。会场外的大厅里，手捧《人间信》的老少读者们，排成长龙似的队伍，等待麦家老师的签名，目光里充满着激动、期盼与敬仰。

第二天，春雨绵绵，腰疾不适，我不便坐车去杭州城区听课，于是独自在酒店，开启《人间信》的阅读。

富春江、新安江有一脉相承的渊源，历来生活在两岸的人们，在说话、做事、生活方面有很多相似。同饮一江水的我被麦家老师的小说深深地吸引，欲罢不能。

这是麦家老师又一部为家乡富阳写的小说。在小说的故事所在地读小说，是一种别样的体验。我随着书页一页一页翻动，很自然地跃过时间的长河，走进那片

山水，走进那个双家村，与文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。

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域特色，我的心灵就在这轻触之中回到模糊的童年，似曾熟悉的故事在耳边响起，在眼前展开，听起来、看起来都和小时候外婆讲的一样……

整部小说语言朴实、鲜活、生动，散发着自然土地的味道。喝酒叫“吃酒”，记住叫“记牢”，太阳叫“日头”，洗澡叫“汰澡”，安分守己过日子叫“安耽日子”。

不止用词，在描写不同人物时，他抓住人物的个性特点写出人物的与众不同。面对“潦坏”父亲，奶奶发牢骚：“金子到他手上也会变成冰，疡成一摊水流完。”知道父亲清白后，奶奶睡着都在笑，还说，“你爹总算跟日本佬撇清关系，我心里怀着一窝喜鹊呢！”

写村里的妇女“朝天椒”，那可是地道生动呢，人物活脱脱地立在你面前。“‘朝天椒’仅有一般妇女肩膀高度，且精干麻瘦，脚关没有人手关粗，屁股没有人胸脯厚，下巴刀削过的尖。”

麦家老师在小说中，特别擅长于用日常我们最熟悉的事物来打比方，读着读着，不断勾起并回应我们的记忆，不得不佩服他的独特视角、妙笔生花——“像樵头对准卯眼”“糙得像块老树皮，被铍刀铍过一样”；“空气是那么黏稠潮湿，跟待在猪圈里似的”“哭声像洪水一样大发，一度乱了场子”；“心是够累的，又空又满的累，像只风箱，风进风出都是力气”“两个孩子像春天一样明媚可爱”。

而小说里随处可见叠式或反复的表达，也让语言增添了几分节奏韵律与强烈的音乐感，如“这春日晴晴又雨雨”，不仅吸引我沉浸陶醉其中，又让我客观地思考小说的情节编织、人物的情感，以及作品的文化意义。

十六岁花季的小姑，美得“像一朵花”，却被西屋二楼搁栅上的那根绳子永远勒住了命运的咽喉，香消玉殒；父亲的一生被贴上一大堆的绰号，“奶嘴”“老童生”“活鬼”“潦坏”“日本佬”，这些难听的绰号跟着他一辈子，至死都脱不了身，最后嗑药病死于日本；逆来顺受的母亲，面对一生潦倒的父亲没翻过一张烂牌，没有真正骂一句话，为他开脱，替他转嫁，认为命运头上，父亲不过是时不济，命不好，替人受过，被人毒害。她把自己活成“像一只被铁线虫控制的螳螂”，可是最后又让人分明觉得“母亲的行为里、目光里，越来越有奶奶的果敢、执着”……她们的眼泪里，藏着无数女性的困境，一边挣扎，一边寻找生存的一线生机，有如野草般的生命力。

《人间信》记录着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，衣食生计，爱恨悲欢。

“一个破烂的家要重新开张，百废待兴，时间都不知去哪儿了，只知道可怜的一点钱都去了哪儿：去了灶上，去了碗柜，去了米桶，去了猪圈（买猪崽），去了铁匠铺（打农具）。”

“这似乎不是一个地址，而是一片土地，以后我就因为这个地址开始写诗，写的诗投给它，它也仿佛一片土地，诗种在那里，活了，长成了铅字，长出了身价。”

窗外的春雨，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书里写道，“你不管走进谁家，都能喝到一碗甜济济的米酒。”杨绛先生曾说，读书就是串门儿。这个春天，走进麦家老师的《人间信》，走进草木蓬勃的人间，感受生长的力量……



弘扬文明新风，建设美好家园

